

揚子法言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石硯齋翻宋治平監本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兩制校定板行最為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後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注建寧人合李注為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為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為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千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

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于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已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遽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四葉前行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二葉前三四葉前行設重事字

又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二葉後曰當作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于京師四葉後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

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三葉後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

蓋依漢書所改也

又

巢父洗耳三葉後洗當作灑注同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一葉前假當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又

春木之莧兮一葉後注春木芒然而生溫公集

注云李本莧作芒按音義不出莧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莧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盡一

又

又從而彌其其聲悅二葉前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二葉後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二葉後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一葉後注天云當作請問蓋天正文

天字誤入注中

又

始六之詔五葉後六下當有世字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騫卷第十一

異以揚之一葉前當衍異字溫公集注可證

又

擊遼木二葉前按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云屬

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又

實蛛登之劇也二葉後劇當作靡

又

曰非夷下衍齊而是柳下惠成其子以十字尚容下衍首陽為柳下惠

依隱玩世下衍絕時其滑稽之雄乎五葉前按

李本如此溫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皆溫公

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平之舊

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四葉前一行乎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一葉後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

五集前六行

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一則渾條請問禮莫知條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又

卷第八渾渾條簡易條當在焉得條之下

又

卷第十置守條當在屏營條之下

又

同抵抵上郡謹切下許爾切當分為二條云抵都謹切抵許爾切

揚子法言學行卷第一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李軌注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

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或曰人羨久生將以

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

學不羨久生夕死楊子好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仲尼也仲尼

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如將復駕其所說

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余實其口木實其舌傳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

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錯治礪而

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螟蟻之

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

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螺贏通螺蟻而受化

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問此

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

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

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

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書言能銷玉石曰吾聞覲

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

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或人跋爾曰旨哉問鑄金得

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

哉桐子之命也桐潤也桐子潤然本有所知之時制命於

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師制人善惡之命

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傷大欲爲而不開

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賣買者一卷之書不勝

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習乎習數所以習非之勝

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

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

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學之

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

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

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

乎鴻之不夫寒暑亦請問本漸曰止於下而漸於

乎猶水之因地制行

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

操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

斧藻其案者也斧藻猶刻也斧藻其案者刻其案也鳥獸觸其情者也

衆人則異乎人由禮義聞其邪賢人則異衆人矣奉宣

聖人則異賢人矣禮制立禮義之作有以矣夫

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

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睎驥之

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

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

甫嘗睎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

而作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魯之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不

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就御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

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

曰大人之學也為道小人之學也為利子為道

乎為利乎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

德而得德是獲饗已耕獵如此吾不觀參辰之相

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去惡遷善兼總仁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丘陵

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頻頻之黨甚

於鷄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鷄斯羣行啄食謂人食

無益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臣怨仲尼

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

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

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

所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或曰猗頓之富

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

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

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

也內至樂內足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

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

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

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

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

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

習孔子無止之者

揚子法言卷第一

揚子法言吾子卷第二 崇本在乎抑末學
大道絕乎小辨也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厭蟲篆刻 少年之事

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博作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

乎 諷教之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相如作大人賦武帝嘗覽之

乃 諷教之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乃縠然有或曰霧縠之組麗 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

如榮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大智者達天命審行發如玉如榮磨而不

事之爲尚辭美辭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仇其動也事

事辭稱則經乃合足言容德之藻矣言皆藻飾之僞非爲實之真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

基梳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

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

觀山及水外東岳而知衆山之列施也況介丘

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況枯澤乎舍舟

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

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

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岬之蹊不可

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曰孔氏

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

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或欲學蓋誦史篇多知奇難之

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

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外其

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

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

射而戰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射則戰人假偽名考實則窮聖人

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然

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黃帝有肆

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諭小聲猶君子言也

無擇非法不言也無淫非不正不聽擇則亂淫則辟有

可擇則亂何所擇乎述正道而稍邪有淫乎擇則亂淫則辟有

哆而稍正也習實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

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紛首何其較且易曰謂

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產受人也如姦姦而

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多聞

則守之以約所守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夏聞則

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綠衣三百

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

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君子之道有四易

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

言也震風陵雨暴然後知夏屋之爲忼忼也忼忼

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郭郭限內外崇

義達義達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後

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

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揚子法言卷第三

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

求己以反本守母以存子此其大要

李軌注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也善惡混荀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惡三子取善惡混然大同儒教立言乎統厥義兼通耳惟聖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所謂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爲人若通衢則迅利道惡路則驚蹇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敬美戒慎之至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責今信敬素著珍其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象之於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違逆也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親聖道然後知公儀子諸子之淺小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儀子爲魯相婦織於室道去之園有葵拔弃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爲江都相下帷三年不關園此二子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儻克

爾傳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

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

燭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

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

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

尼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

可乎

或曰田園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

其較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曰日有光月有明

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朦不見日

矇以論不焚魂曠枯糟李曉沈李熱摘垣索塗冥

行而已矣垣土也言人以杖據地而求道難用白或問何

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

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

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敢

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

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或曰日具不食肉

肉必乾日具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

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

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

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掉茹亦山雌也何其

臞千鈞之輕鳥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

鳥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或問犁牛之鞞與方駢

之鞞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

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宗廟貴純色如到羊刺

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到羊義有德者好

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

仲季孫皆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

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

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

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實不亦甚乎感者甚

妙而世多不解韓誠獨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

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而不與耳亦不

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

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妙惜乎衣未成而

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君未也聖人耳

不順乎非惟正口不肄乎善性與天道發言賢者耳

擇口擇耳擇所聽衆人無擇焉觸情或問衆人

曰富貴生苟貪富貴賢者曰義行義以聖人曰

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

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天下有三檢衆人

用家檢以爲法賢人自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

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情由於禮義入自人

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

身提安提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其爲外也

肅括則可以提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

德悔吝不至何元愾之有微愾也悔吝小上士之耳

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順乎己言欲今人順己言不慙行不

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遠理故形不慙行不恥解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難得也

揚子法言卷第三

揚子法言問道卷第四夫道者引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李軌注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可

以適它言通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

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

不它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

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取

諸海則由諸以喻經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

由諸乎大解曲通歸正之義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

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

體之天也五者人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

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或問德

表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爲上請問禮莫知

則有言已有禮制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自君

民承化於下行禮於上而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

無禮焉禮如體無體何得爲或問天曰吾

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

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

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賢習之人

老子之絕學
蓋言至理之

焉耳無取焉何者
不得以之爲教也
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

明他則本開發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

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閉之闐然不覩牆之裏者不下堂知四方

不聞聖卷
論無所見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

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

彌壯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

爲疣贅信允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

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

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叙上下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

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

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天之齊今俱曰五政

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

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
天地者土圭則景晷變均也
過此而往者人也哉

荒之於中國如彼諸
子之於聖人如是
聖人之治天下也
疑諸以禮樂

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

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

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也禮樂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

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

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耿耿久而愈盈戶

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

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或

問無爲曰奚爲哉應化而已在昔虞夏龍象堯之爵行

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

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

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

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
因否則革矣應變顧時故亦不同故聖而言皆非爲也

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

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

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敵曰新則襲之敵則益損之

其敝則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賣從

焉以禮曰嬰憤乎數無憤也嬰憤母懷不父哀母哀

愛也父懷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

兼乎愛勞然且詐之家曰且詐之計不戢而屈人

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櫟

堯舜乎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

亡孰愈無亡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

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開皆叛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

矣或問咸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

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

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

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

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狙故曰不仁之至也若

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蛄不腰臘也與腰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

之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鈇而獨加諸

砥不亦可乎力鈍礪之砥筆亮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故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刊也曰人

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則難復尚矣或曰刑

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基擊劍反

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

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

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

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櫟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欲則有取乎白之益焉鄰衍有取乎白

自持有欲則有取乎白之益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

間雖鄰不覲也

揚子法言卷第四

揚子法言問神卷第五

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心也心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

其惟所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

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

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通顏淵亦潛心於仲

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殆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

潛心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

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

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

之則道亡操而不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

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

利順事而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混

也利物而無害龍蟠于泥蚺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恐不知聖

未外未外蚺哉蚺哉惡觀龍之志也與或曰龍必

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外既

飛且潛出義兼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

飲食則不妄有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美里曰龍

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手者極或曰經

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

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

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矣道非天然應時而造

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蠢知闕焉

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數恨書序雖存獨曰彼數

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而酒

誥之篇俄空焉今云夫秦焚書漢與求集之酒誥

今漸而亡之虞夏之書渾渾爾大深商書灝灝爾周

書噩噩爾不阿下周者其書譙乎言譙烈也或問

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嫌五經之曰不可天俄

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

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

說郭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

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訾訾也曰瞽瞍能默瞽瞍

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

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

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

妄君子妄乎不妄有言必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

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

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

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灝灝洪威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通捺

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噓噓者莫如言

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噓噓傳千

里之志志者莫如書

略略目所不見志志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

書心畫也

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君

子小人見矣

聲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

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

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

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

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

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葛其雜也

曰雜乎雜

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

贅矣

動而愈偽或曰述而不作方何以作曰其事則

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童烏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方文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

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

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衣而

不裳未知其可也

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衣未知其

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

三桓專魯陳桓滅齊王莽篡漢二致之與皆是物也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

克克達達不達不達事得其

序之謂訓

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

克克達達不達不達為之而

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

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

所謂大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或曰

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

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歸於道也曰君子德名

為幾

後德然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

乎成名

四國漢時諸侯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

乎巖石之下名震千京師豈其卿豈其卿

審乎

而已矣

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絕偽或問人曰艱知也

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亮

周亦云厚貌深情

曰焉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

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

形彰於外大聖之

與大佞難也

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烏呼能別似者

爲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愆過也何謂

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爲過愆

可采其義語君子不出諸口

揚子法言卷第五

揚子法言問明卷第六防姦必有其鏡換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李軌注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

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不聰實無耳也

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

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

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視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窮達之言負勤之誨或

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

天下小事爲不少矣巧應所不能兼每知之是謂師乎

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大知者聖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責也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

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體之賦實者法言太安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

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

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體氣正同或

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

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

之抗也抗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或問人何